



宋元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宋元
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第二冊

顧廷龍題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新學
知
PDG

〔明〕胡廣等撰

書經大全（下）

〔明〕胡廣等撰

書經大全（下）

新學
PDG

本冊目次

書經大全(下)卷八——卷一〇	〇〇一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一三七
詩經疏義(上)卷一——卷九	四一九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卷八

明 胡廣等 撰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

言我南望三途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顧瞻有

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

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

反復音腹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音成小民

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

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音去國家長遠慮

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

皆有音問周誥辭語艱澀如何看朱子曰此等是

語如此切意當時風俗地說話人便都曉得

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

便曉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

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大故甚易曉如

語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

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

不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大皆易曉却此一句

曉得只是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

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

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以人事言則四方

難聘貢賦道理均焉非特如此而已德三豎之

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洛邑宗廟

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

侯而已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洛京特往未

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錫京謂之宗周以其為

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

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錫天下之至

和之氣宅土中以茲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錫

京定都其處天下也遠漢唐建兩京蓋亦識

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林氏曰曰自后稷始封於郃在漢右扶風郃縣

夏后政棄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

公劉始立國於豳在豳邑幽鄉十世至太王避

狄人遷於岐山下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於

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于錫在長安西南昆

明池所謂錫池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西又

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錫

在豐東二十五里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

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述告大臣一日而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於召
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及之何也
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
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奉茅以敬德
承命或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
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
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

宅洛之事告廟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
祈管六百里王幾千里亦有橫長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
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
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
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
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王氏曰以壯望明
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漢志曰周公
攝政七年二月乙未朔庚寅既望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音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

辭言召公於豐迺遷上移爾反下力止反而來也肫孟康曰月

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

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

社朝音市之位林氏曰漢志曰三月
甲辰朔三日丙午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泗越五日甲寅

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

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唐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
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殷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所遷殷民也營民為役則友民可知林氏曰盤庚
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王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
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
民而後卜筮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
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臨川吳氏曰
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
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
遠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攻力亦省且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唐孔氏曰乙卯十
二日也蘇氏曰

按後篇是日再卜呂氏曰召公已
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

洛之事唐孔氏曰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孔氏曰社稷其牢

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陳氏經曰郊不曰新

為誠於平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先祭告

於郊社然後用工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弼牟晉大名營成周計文數揣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

五

高低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

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

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

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唐孔氏

二十一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甸男服之邦伯

不偏舉五服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葉氏曰不及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

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

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陳氏

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林氏曰召公營洛

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或周公繼至自己卯距甲子

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

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

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新安陳氏曰觀此則

殷民之遠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詒洛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

五

語曰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其日同但洛詒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

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詒自詳之此可略也

郊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而辰不言事

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曰養精神以無為

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

精神以有為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大數揣高

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詒脫簡之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弊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詒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

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

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

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

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

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

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放王若公其辭

又多是我成王未知如何朱子曰蓋因周公以告

于王耳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新安陳氏曰作洛之

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者非特恭敬之寓焉耳取幣

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非特恭敬之寓焉耳取幣

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王作無間於庶

殷而取幣陳王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王作無間於庶

取之弊前後相照應

欽定四庫全書書經大全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

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

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

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

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

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

理好惡註去聲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

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

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朱子曰此

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

篇終反覆推行此數句意耳呂氏曰人君代天作

子是為天之長子西山真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新安

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對觀元子天之

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

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

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

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亦有

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末又

欽定四庫全書書經大全

曰嗚呼元老大臣奉事忠愛嗟嘆

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己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音論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

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

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

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

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平聲呼去聲天往而逃

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

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孔氏曰殷

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漢

上朱氏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

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

故魂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

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袁氏曰疾敬德者更

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

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大

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

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廷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

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

則莊敬日強而能操苟德德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

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

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去聲下同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音向也

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啟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

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

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啟迪之又使其格正夏

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

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

以為安也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新安陳

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

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

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

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

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

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

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

首言之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

以稽古道天道幸有壽考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

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考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

意以定謀慮非壽考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音若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

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若險也王其大能

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

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若險可也蘇氏曰民

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新

安陳氏曰誠於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

若者蓋民之若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持其

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分禍所伏矣

此所以為險也是以莊

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音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

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

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

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

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

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

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音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

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

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

均焉故謂之土中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

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

命來此定邑耳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

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

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又舉周公之言以

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

而安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為治使

備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

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新安陳氏曰作

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

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

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

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

氏雅言曰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于周之意故

言此以勸勉之也活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

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召詰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

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林氏曰周禮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

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

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益周

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

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

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

節民之性又在王之節化故王又當以敬為所不可

不敬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陳氏大猷曰既以

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

化也新安陳氏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

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為句作兩句說真氏

筆記亦以蔡為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其無逸之所

發之殷人汚於舊染而其性流令欲節之而使其性

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心所

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

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

達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謂之不可不敬蓋

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敬者非有所勉強而然

如饑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為者也能如是則敬盡

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卷八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隆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

隆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

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即隆厥命爾

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召

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

有歷年不敬德則隆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

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

行教化之始乎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新安

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

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

邑為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

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

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

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

吉與歷年矣呂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求也

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陳氏曰按呂林皆以哲命為性命之所命也新智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不應遽有性命奉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為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

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己矣

陳氏曰自貽哲命在我也天其哲命命在天也

西山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恭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呂氏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

也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庸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

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

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遠勉之有

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遠勉之有今國後之謂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於今日之初而

能用德以祈天者可永命於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又以悠悠失之哉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

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復懇切之意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

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過之

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

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朱子曰

惟王勿以小民至越王顯為一節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

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陳氏大猷曰順夏商之有功德者猶上言嗣若功王位不在於位也順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呂氏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忽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新安陳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

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

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

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

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朱子曰以小民如以某師之以林氏曰王能敬德

于上而小民儀刑于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

以受天永命也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

根本全在小民其亡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

小民之身陳氏曰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

新安陳氏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

無疆之恤惟期於替二代之惡年非他有以也惟欲

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

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未欲以之而受永命以

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

者至大至久也西山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

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

心以民為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日曷其奈

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日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

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降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

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主懷德之心也異時成王

為守大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

然後知召公之言真入主之樂石國家之著龜也哉

臨川吳氏曰勤恤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

欽定四庫全書

書經大全

之用祈天永命

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

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

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

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

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

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

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

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薛氏曰先王

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

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

既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

召公不敏自以治洛為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九

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

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

告王殷以學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

之威命宅洛圖治即王之明德和會王作即保受也

王末有成命與上王殷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

王顯相應我非敢自居其勤應王以人心已從天命

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

而駕矣記曰頌而無詔諫而無瑞召公以之新安

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

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臨川吳氏曰王末有成命

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

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

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

之事今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

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

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

殷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于冲子以下成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十

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

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俘來以下

成王錫命安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

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

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

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朱子因讀尚書曰

處然多音呂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

不通處答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

使周公往營洛故俘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

日居洛後而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答問之詞矣朱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成未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就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其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聲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渠迪罵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為有證新安陳氏曰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脩保大相去聲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

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蘓氏曰此上有

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

字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周

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

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攷之周公位冢

宰正百官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之有程子曰

播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

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

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為不然世或未之信

焉以子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

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

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初曰國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

邑以為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王氏炎曰承天命

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傳順正與太保先周公相宅舍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瀝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瀝水東亦惟洛食

圖及獻卜

欽定四庫全書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

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瀝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瀝水東下都也處上聲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瀝之

間下都在瀝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卜之兆正食其墨也倂使也

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張氏曰王者以民為重故

曰師袁氏曰黎水言河朔則知澗瀝皆河南陳

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

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使卜不吉然後

卜洛也

呂氏曰下都之民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

水者固其心也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

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吉則不吉於洛邑也

史氏曰世

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瀝西又

於瀝東皆不若洛之吉也

知瀝水之東西瀝水之

也瀝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瀝水之

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瀝自為澗瀝洛邑居天下之

中伊洛澗瀝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

之右瀝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瀝之中龜北告吉遂

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為都鄙之地今之

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瀝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

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五

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臨川吳氏曰龜卜占法今不

傳據指少孫所錄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

洛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為吉不食則

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言乃卜洛邑二處

而龜兆皆

食其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倂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